「泛亞」演繹舞曲音樂

【本報訊】泛亞交響樂團以舞曲爲主題，於本月演出兩場「華爾茲遇上探戈」音樂會。音樂總監葉惠康連同首席客席指揮曾智斌、小提琴獨奏張文蕊及Contrast三重奏演奏華爾茲及探戈音樂，探戈舞者謝豐旭及莫詠珊作現場表演。

音樂會將演奏柴可夫斯基的《花之圓舞曲》、《C大調詼諧圓舞曲》、克萊斯勒的《三首古老維也納圓舞曲》、約翰・史特勞斯的《春之聲圓舞曲》及皮亞梭拉《四季》、《遺忘》、《自由探戈》等。

音樂總監葉惠康是本地傑出的音樂教育家，他曾任香港浸會大學音樂及藝術系系主任近三十年，並成立泛亞交響樂團、香港兒童合唱團、葉氏兒童合唱團及香港兒童交響樂團，以栽培香港少年人才爲宗旨。

首席客席指揮曾智斌在英國考獲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演奏院士文憑（FTCL）；在美國取得音樂學士學位；以及在維也納獲頒藝術碩士。二〇〇七年，曾氏奪得克羅地亞第四屆國際青年指揮家比賽冠軍，自此備受國際樂壇注目。

小提琴獨奏張文蕊在倫敦以優等成績獲音樂及音樂演奏雙碩士文憑，隨後更獲美國伊士曼音樂學院頒博士銜。張氏現爲香港小交響樂團副樂團首席，演奏足跡遍及全球超過二十五個國家。她在二〇〇七年組成「Contrast」小提琴、薩克斯管及鋼琴三重奏，在英國、香港及澳門演出。

Contrast三重奏是由三位年輕的音樂家於二〇〇七年在倫敦求學時成立，成員包括張文蕊（小提琴）、孫穎麟（薩克斯管）及伍凱鈴（鋼琴）。他們宗旨是爲觀衆帶來創新的音樂體驗，打破傳統室樂曲目的界限。這個獨特的器樂組合除了演奏較鮮爲人知的作品外，也積極推廣現代作曲家的作品，包括本地作曲家黃學揚及英國作曲家華萊士等。

探戈舞者謝豐旭與莫詠珊是全港第一對及目前唯一一對全職教授及表演阿根廷探戈的舞者，他們的演出常加入即興元素，舞姿妙曼優雅，充滿活力和情感。

「華爾茲遇上探戈」音樂會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門票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音樂會將於三月三十日晚上八時在荃灣大會堂演奏廳；及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在屯門大會堂演奏廳舉行。查詢節目詳情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一。

▲張文蕊現爲香港小交響樂團副樂團首席

◀謝豐旭與莫詠珊將探戈文化的精髓與熱情傳遞給觀者

跨界合作　共冶一爐

中西舞團打造「劇・舞」新平台

香港舞蹈團和香港芭蕾舞團首次攜手，帶來作品《劇・舞》，由香港舞蹈團舞蹈員表演，編舞則由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蹈員陳俊及香港芭蕾舞團的年輕編舞共同擔任，不同舞蹈風格的作品將共冶一爐，呈現年輕編舞們的不同理念。

▲《劇・舞》四個作品，四種風格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排一齣舞劇是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者陳俊一直的夢想。之前他也曾嘗試編舞，不過都是些六、七分鐘的短作品，比如七年前與邢亮合作的《我・想》。

「覺得不過癮。」他說。今次香港舞蹈團與香港芭蕾舞團合作的《劇・舞》，給了他「過癮」的機會。

陳俊編創的「小舞劇」《最紅顏》，將於三月二十二日起在香港舞蹈團「八樓平台」演出。同場，還有香港芭蕾舞團三位舞者李嘉博、李怡燃和尊尼芬・斯納各自的短作品。

以舞傳情　尋求共鳴

演出取名「劇・舞」，爲的是強調作品的敘事性。陳俊的故事關於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李嘉博的關於愛情，男女相遇又別離。

不過，陳俊不想將這作品的性質框定在「敘事」上：曾有朋友建議他爲這齣四十五分鐘的作品取名「敘事小舞劇」，他不同意，定要將「敘事」兩字刪去。

「我覺得舞蹈的優勢不在敘事，而在傳情。」他直言這作品是拍給觀衆看的，有意嘗試與台下互動，「希望得到一些反饋，一些共鳴」。

情感畢竟是普世的，不分年代，也無關國別。故事發生在清末也好，舞者身着古裝也罷，劇中的情節悲喜總是共通的。「我不想太強調時間性，」陳俊說，雖然舞作靈感得自一齣名爲《投名狀》的古裝電影，但你會覺得，台上故事就好像發生在身邊。

爲強調不拘泥特定時空的敘事模式，他特別揀選了若干現代意味頗濃的曲目，以中和道具和布景等相對傳統的意象。他直說揀選合適曲目的過程繁複，「每天都泡在混音室裡」。

舞出自由的延展性

李嘉博也不省心，他的編舞配樂，從來都是自己寫。好在，他挺享受這樣一人關在房間、對着電腦擺弄按鈕麥克風的感覺。他小時候學鋼琴學結他，長大後因爲編曲又自學了爵士鼓和貝司。曾經，他幫朋友配樂，旋律中那些「呼哈嘿呦」的聲效，都是他自己對着麥克風喊出來的。倒也挺像那麼回事兒，以致朋友紛紛問他，「這曲子是從哪兒找來的」。李嘉博不太笑，可轉述這話的時候，語氣中也聽得出自豪。

對兩位年輕編舞來說，今次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排練時間有點兒短，完整的日子數來數去只十多天而已。「之前都是加班排練。」過往兩個月，李嘉博通常是完成香港芭蕾舞團固定排練後，趕來香港舞蹈團位於上環的排練室，與唐婭和米濤兩位舞者商量動作。「每天一小時，像牛油一樣擠出來，一點一點抹在麵包上」。

好在，合作拍檔資歷深。唐婭是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者，米濤是李嘉博在香港演藝學院讀書時的師兄，專長是現代舞。「每次排練，只要我輕輕一點，他們即刻會意。」李嘉博說，這種編者與舞者間溝通的順暢是他意料之外的。同樣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中國舞舞者的身段和騰跳翻滾的能力。相比芭蕾的框架和規矩，中國舞更靈活，予舞者詮釋的空間也更大。

又似乎，中國舞和現代舞有某種天然的關聯：都極致灑脫，都講求空間延展，彷彿要掙脫某種似有還無的羈絆。這也正合了李嘉博這場六分鐘舞蹈小品《如影隨形》的題旨：在愛情裡，牽手或放手，再見或不見，都是「羈絆」。跳芭蕾出身、看慣了舞台上「王子公主幸福一生」之類橋段的李嘉博，給這次的《如影隨形》設計了一個悲傷的結局：愛過，手牽過，轉身，離開。

「我不想故事講得太囉嗦。」他說。雖然他的作品中常常是愛情離去，留下一地遺憾，但這樣的遺憾裡，並照不出他自己的影子。採訪結束，天有些晚了，問他去哪裡吃飯，他一笑，說回家，「家裡有人做好了等我」。

他並不會在舞蹈中講自己的故事，就像他通常不會自己編舞自己跳一樣。「因爲你不知道自己究竟跳成了什麼樣子。」不懂得抽離，站在遠處不帶感情色彩地看，往往會遺漏很多細節。而這樣的細節，恰恰是李嘉博眼中最重要的，「是衡量一個作品好還是不好的關鍵」。

編者按：《劇・舞》於本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上環文娛中心香港舞蹈團「八樓平台」演出。節目查詢可電：三一〇三一八〇六。

◀李嘉博自己編舞，也自己配樂　本報攝

◀陳俊希望能透過自己的編舞作品，引起觀衆的共鳴　本報攝

◀《劇・舞》蘊含着創意和想像空間

言之有物

情緒智商

無涯

若走到書局的自助書籍一欄，總會發現不少關於情緒智商的書籍。情緒智商是指評估與控制自己和別人情緒的能力，及以此能力去管理自己的行爲與人際關係。

情緒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詞，是經心理學家丹尼爾・戈爾曼（Daniel Goleman）在一九九五的同名暢銷書發揚光大。它的吸引之處是丹尼爾指出，比起人們一向着重、與認知及理性相關的智商，情緒智商可能更影響一個人的成就。而且要改變成年人的性格與智商並不容易，但鍛煉人的情緒智商卻有可能。於是大量與情緒智商有關的學說、書籍和訓練班等，便如雨後春筍一樣出現了。

丹尼爾認爲情緒智商包括五大元素：

（一）自我醒覺，即對自己的情緒、強弱、動力、價值觀和目標的認識，及這些因素對自己與別人的影響；

（二）對情緒與衝動方面的自我管理，及當環境轉變時的調整能力；

（三）社交能力、人際關係的處理能力；

（四）同理心，即理解別人感受與想法的能力；

（五）去達至目標與成就的推動力。

由此可見，情緒智商高在很多情況下，特別是要在商界立足或作領域時，的確比頭腦聰明更重要。而情緒智商這概念本身，已帶出了無限商機！

紅塵記事

抬走夾萬

慕秋

農曆新年前後是爆竊旺季，二月中，沙田美田路頂峰別墅一個單位被爆竊，損失約六十五萬元財物；西貢碧翠路一個單位被爆竊，損失約二十三萬元財物；二月尾，帝景峰一間住宅被爆竊，一批首飾手表及紀念鈔票被偷，損失約一百萬元。

警方數據顯示，涉及豪宅和村屋的爆竊案升幅較高，因爲賊人留意到低矮房屋的門窗有時不上鎖，又較易撬開，遂不時「光顧」，如元朗一個洋房花園，共一百多戶人家，幾年來十分之一的住戶曾被爆竊。

該屋苑位處石崗軍營附近，天上常有軍機飛翔，軍營門口日夜有崗哨，那些士兵更是從早到晚不是操練就是在打球，隔着鐵絲網，軍營內外互觀日常生活，但即便如此，賊人毫不畏懼，可能他們了解到，眞有罪案或事故發生時，軍人也不可以走出營房幫手。

有一家人傍晚時分外出用膳，至今不知是幾個賊人剪開鐵絲網，從後花園爬入，撬開二樓窗戶進了他們的家。賊人搜掠中見有一個大夾萬，便用床單等包裹，將夾萬順樓梯滾落。巨大聲響驚動了隔壁菲傭，她一人在家，不知發生什麼事，恐懼得不敢出門查看。賊人打開花園玻璃門，抬着夾萬消失於黑夜中。住戶損失慘重。

世界上竊賊最膽大！這些竊賊食髓知味，竟第二次前來作案，不想住戶已安裝紅外線防盜警鐘，令他們的罪惡行徑未能再次得逞。

「莫怪流傳贋本多」

李英豪

閒性閒情

喜歡明代書法家和畫家董其昌作品的同好者，皆知其眞迹值得珍藏玩賞，而且升值潛力大。正因有價有市，故坊間僞作特多，情況與沈周、清初八大山人和石濤之仿品一樣。若稍一不察，即易上當。

其實，明代「南宗」注重文人畫的董其昌早已名聞遐邇。自他所處時代始，已有不少贋品及「代筆畫」出現。甚至他的好友沈士充、陳繼儒與趙左等（同屬「松江畫派」），也染上當時「賣畫成風」之不良習氣，曾爲了求財，暗地裡爲董其昌代筆，以假畫充眞。難怪清代吳修《青霞館論畫絕句一百首》中，慨嘆「潤筆三星想未苛，捉刀期定不蹉跎，當時好友猶如此，莫怪流傳贋本多」。

清代以後，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仿董其昌字畫之僞作甚多，水準更形參差，可謂「每況愈下」，遠比不上沈士充等人足以亂眞之「代筆」假字畫。像**附圖**，乃上世紀四十年代以前之僞作，仿董其昌《秋景山水圖》，但筆墨拙劣，破綻百出。二株枯樹彎曲造作，刻意臨摹；遠山近石幾無濃淡之分，直如「死」山「死」樹，毫無意境可言；用筆拘板，線條粗滯；全沒有眞迹之筆墨氣勢與古雅秀潤風格。

龍躍頭點燈

陳天權

與你同遊

正月快將過去，新界鄉村的點燈儀式亦告一段落。上水鄉廖氏去年復辦停了多時的點燈風俗，重現往昔的熱鬧。相比之下，一直維持這風俗的粉嶺龍躍頭鄧族，今年卻顯得冷清。龍躍頭共有五圍六村，但只有兩戶人家在過去一年添丁。有父老說這是他見過最少燈的一次，反映新界宗族如同城市人一樣，生育率逐漸下降。

龍躍頭新添丁的家庭，每年正月十二日都到松嶺鄧公祠點燈，以示通告祖先和族人，確認新丁身份。新界圍村的點燈儀式一般在祠堂後廳的祖先神龕前舉行，讓祖先見證香火的延續。但龍躍頭的點燈儀式卻在祠堂中廳左側舉行，負責監察儀式的不是祖先，而是龍躍頭的保護神天后。

儀式舉行前，族人聯同新丁的父親到松嶺鄧公祠旁邊的天后古廟，迎請天后行身像和兩尊侍女像到中廳安放。鄧族父老表示，請天后主持點燈儀式，是要監察族人不得作假。在臨時設置的神壇上擺放了食物果品和茶酒，是日早上只見到一個添丁家庭前來敬拜。

祠堂中廳掛了一盞大花燈，代表宗族的燈火，另外添丁家庭則各自訂製一盞較小的花燈，掛在大花燈的兩旁。昔日的花燈以香油燃點，現在改爲電燈泡，一按即亮，但族人仍按傳統習俗在燈下掛了筷子（快生貴子）、慈姑（添丁生子）、柏葉（長壽）、薑（生育）和桔子（吉利）等吉祥物，表達心中的祈求。

龍躍頭族人在祠堂中廳點燈

飲用水也有保質期

思健

醫學與養生

飲用水，包括桶裝蒸餾水，樽裝礦泉水或純水有否保質期？大多數人會說未曾留意，或乾脆回答：清水中無蛋白質營養，細菌不會滋生，保質期由飲用者自己把握。

錯了！飲用水的保質期不僅同微生物污染過程或包裝塑材的滲透時限有關，更重要的，也是絕大多人忽視的「水老化」問題有關。

水的老化由其兩個氫原子組成的本質決定。水的分子之間會通過較強的氫鍵互相聯接，形成長鏈狀結構。這種鏈狀結構會隨時間變化，而不斷地一環扣一環地延伸和擴大，變成喪失活性和異常結構的衰老之水。

具小分子團的活水，能與我們身體細胞內及其周圍的水分子相互作用，利用能量振動交流，輕易地穿過細胞膜帶入營養，並把有毒廢物帶出我們的細胞。而衰老之水的分子團大而無序，不光滑，不僅達不到人體細胞的需求，還會損害健康及加速人的衰老。

活水中含有豐富的、溶解於水的氧氣，它們僅需三十秒即可到達血液，一分鐘到達大腦，十分鐘到達皮膚，二十分鐘到達肝臟、心臟和腎。而衰老之水缺氧，無法被人體細胞吸收。

我國關於飲水安全標準的第二次修訂，桶裝水的保質期擬由原來的三個月壓縮爲一個月。樽裝水沒規定，世界上沿用美國新澤西州在一九八七年頒布的一則法令，保質期不得超過兩年。

巨魔獵人

吳昊

人間百貨

無可否認片子的視覺效果奇佳，特別末段巨魔攻城，石破天驚，小人鬥巨人，強弱懸殊，形體比例效果特出，動作打鬥直迫眼前。場面熱烈之外，也有笑料，例如骯髒的巨人廚師一邊抹鼻涕一邊把生人捲着大粉皮，送進烤爐炮製餡餅，而救人的小子傑克卻雞手鴨腳；又例如用蜂巢當武器襲擊熟睡中的巨人，而巨人竟連面皮都厚過常人，毫無反應（很久才慘叫），都看得你又好氣又好笑。

畢竟童話新編始終有難以克服的缺憾：其一，無中生有，因原著故事太短，須要堆砌大量情節，淪於畫蛇添足；其二，結局預知，因原著故事耳熟能詳，明知主角會逢凶化吉過幸福日子，觀衆不會爲他的驚險遭遇提心吊膽，也就看得不投入了。

片子票房慘淡，說不定意味着童話新編電影告一段落。

「很多童話，背後都隱藏着社會和政治意識。」導演布萊恩・辛格如是說。

他拍攝的童話新編《傑克：巨魔獵人》就是一個關於叛國和救國的故事，講述古代奸臣禍國，利用魔豆引渡巨魔侵略人間，小子傑克卻奮不顧身的救了公主和國王，荷里活電影又一次灌輸它的美式國民教育：每一個平凡的人都是英雄，所以國家需要你。

片子雖然很努力從傳統童話中取材，編出一個動聽的故事，無奈情節熟口熟面，缺乏懸念，不夠刺激，而且投資高昂，達一億九千萬美元，豈料開畫時全美票房凋零，慘淡收場。也許沒有大卡士擔戲，大部分的錢都花在立體特技效果上，令觀衆感到厭煩吧。